

國命旬刊

第二十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

詩一錄	克老山維茲兵法精義	曲江行	最近英國社會之援華運動	戰時湘鄂觀察小記	難定命論
馬 浮	錢鍾韓	任美鈞	李絮非	錢鍾韓	馬 浮
馬 浮	錢鍾韓	任美鈞	李絮非	錢鍾韓	馬 浮

定價 代售處 印刷者 編輯者兼

國立浙江大學
 國命旬刊編輯委員會
 (江西泰和)

江西全省農村合作社
 漢口長沙重慶上海雜誌公司
 桂林 前導書店
 金華 中華書局
 貴陽 貴州省立圖書館
 其他各大埠 各大書坊

零售 每 期 四 分
 定閱 全年三十六期連郵一元二角



難定命論

馬浮

此文係節錄作者與友人論定命書而成、其中闡明理勢之異、謂命常與理俱、而不可以勢爲命、實中西真正之理想主義精義所在、足破時下青年所信奉歷史的決定論之惑、所關甚大、非僅僅哲學上之辯難而已也、編者識。

來教謂「萬事皆前定、由因果律所支配、絕非偶然、」又曰「天地萬物、本來平等、豈有主之者哉、亦自生自滅自力自主而已、」既曰前定、則因果律失其權。孰爲定之。誰爲之前。若謂因即前、如是因、如是果、謂之定律。何以又言自生自滅自力自主。自者異他之稱。今日「因即歷史、緣即環境、」此定律者、既以歷史爲因、環境爲緣、皆他而非自也。然則自生自滅自力自主之義、又何以成。佛氏說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無因生、是故說緣生。緣生之法、無有自性、故說是空。與公前定之說、正是觀體相反。而公自言所學以佛爲體、此某所最不能喻也。王輔嗣言易以感爲體、程子善之、因謂天下只是一個感應、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爲感、其感又有應、如是則無窮、此與佛說根本不同。佛說因緣是幻法。此說感應是實理也。感應是直指心源。今所謂因果律、特顯明事相。而公乃謂「儒家所短、在不能抉示宇宙真理真相、」某愚誠不知其何說

也。非與二氏校短長、尤絕非與公爭得失、理實如此、不得放過、望公更詳思之、

來教謂「所持定命之說、從歷史環境人情事變觀察而得、實爲真理、」又舉明亡之局爲例證、某按公所言者勢也。勢者猶今俗言動向。勢則不無、因勢成而謂之命定、謂之真理、則不可。此義頗費分疏、然亦可略言之、世間成敗廢興存亡之跡、皆有其本。本者心也。跡者事也。孟子曰、生於其心、見於其事、本是隱微。跡則形著。司馬遷述董生言、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此皆原其失理之本、非僅觀其禍亂之跡也、唯存於心之隱微者、理有得失。斯見於事物之形著者、勢有安危。故理常在勢先。不可以勢爲理也。得於理者謂之正命。失於理者謂之非正命。命常與理俱。不可以勢爲命也。老言禍福倚伏是明勢。易言吉凶得失是顯理。理得爲吉、理失爲凶、勢有消長更迭相勝故無常。理無變異動貞決一故不易。老氏以自然爲命。釋氏以業報爲命。皆主遭命而言、未及正命。然固未嘗以勢爲命也。亦未嘗以勢爲理也。易文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進退存亡是勢。不失其正是理。知此

而不憂是知命。此孔子之旨、異於二氏、較然明白。列子以力不勝命、歸之自然、亦謂命為不可知之數。列子曰、不知所以知其故、既謂之命、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此亦指遭命耳。今公以勢為命。而又云自生自滅、自力自主。既曰定命、為可知邪。為不可知邪。既曰自生自滅、自力自主、則孰為定之、將定之亦由自矣。自主為是。則定命為非。定命為是。則自主為非。二義相違。其實迷亂、不能喻公之旨。公所言自校列子為廣、列所能尋繹者、知公所言是勢、而以真理與定命當之。竊謂此義殊欠分晰。今更設喻以明之、譬之舟師御人之為術、其操之有度、行之有節者、理也。駛轉決驟進退疾徐、或安焉、或危焉者、勢也。操術有慎有不慎、術既慎矣、然而猶不免於傾覆者、命也。其不慎而自即於危者、非命也。夫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

致、乃可謂命也。孟子此言、與列子何有制之者同義、但列子主自然、孟子則言正命、此儒道不同處、今夫勢、誰為為之、孰使致之、固有尸其責者存焉。而委之於命、不可也。故舟車者器也。操之者人也。安危之勢、傾覆之途、川陸不能專其夷險。舟車不能載其禍福。亦在人而已矣。天下亦器也。開物成務撥亂反正者、人也。死權殉利殘民以逞者亦人也。治亂、跡也。其所從出、本也。率天下以正、理也。不能易其暴、勢也。來教謂孔子無救於春秋之亂、隱見行藏、時也。吉凶與民同患、命也。主理則一於道義而已矣。道雖有行有不行、皆正命也。任勢則趨於功利而已矣。功業雖就、亦倖也。非正命也。由某言之。說得太廣了、今有正命而無定命。當循理而不貴勢。方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事有順理而逆勢者、亦有順勢而逆理者、於此必有所擇、此其所與公異撰也。

戰時湘鄂觀察小記

錢鍾韓

(一) 保衛大武漢的兵器

我向來有一種偏見：以為中國在抗戰中，高唱着「血肉長城」，雖是壯烈的表示，實亦可悲痛的現象。因為把我們士卒寶貴的生命，大量製成砲灰，想來不是利用人力最有效的辦法！然而一向因為軍械的限制，使我國軍事當局，不得不不在「保全主力」與「保衛國土」兩個要求之中，

作一種苦心的抉擇。

這次浙大若干教授因學校的介紹，在湘鄂各地作實地的考察，我參與其間，對於這一感想更覺得深刻些。在武漢參觀入入指揮部時，談話中有人講起：「以現在最精良的砲與砲隊，亦很少一擊命中時可能。——學理上是如此——所以射擊命中的希望，完全與砲彈數成正比。而事實上，在淞滬及魯南戰役中，敵軍砲彈十發，我軍祇能答以一發」。

這可見我軍以在如何惡劣艱困環境之下作戰，而更足顯出一年來抗戰成績之偉大。

另一人說：「此次戰爭中，日軍絕對沒有表現他們一向自詡的所謂『肉彈』的勇氣。在日軍決定進攻時，其一致的戰略，是以重砲密集轟擊我軍陣地，歷數十分鐘之久，然後遣少數步兵出而試探。如稍遇抵抗，即行退還。又繼續轟擊數十分鐘之久，再出窺探。所以他們的步兵，幾乎是不用來衝鋒陷陣的。我軍在這種砲火之下，不得不利用其盲目射擊，而以『捉迷藏』的方式應付之。」這話頗可使人領會到「消耗戰」的意義。

此種事實，很足解釋我們對於武器的興趣和注意。在此，我們或可傳達一個可喜的消息；就是抗戰一年來，我國的軍備，較之開戰時，在數量上，有一倍以上的充實；在品質上，更有顯著的進步，尤其是關於新式軍器方面。我們這次同行的人雖於軍器並無專門研究，但根據各方所傳數字的報告，和參觀時所目睹的表演，深信這次軍事當局對於保衛大武漢所抱樂觀的態度，並非盡屬空言，而確有物質上事實上的根據。

此次各方面談話中，關於以往德國對我國的援助，在人力上，物質上，都不無贊揚。（當然這是代表私人的意見）。尤其是武器的供給，間有較新式者，其重要附件，往往是殘缺不全，或遲延不到。使我在過去一年中，有此器械，而無法充分發揮其威力。所以幾月前德國與我國斷絕軍事關係，其對於我方之損失，並不如一般所理想的大。

反之，我們曾看到幾種由某國新到的武器。其中戰車（坦克）一項，數備的完善精緻，可與實驗室內儀器相比。一次膠濟後，幾乎是百發百中。而其火力強大，動作靈敏；據說：使日本現有戰車過之，恰如老鼠

見貓，毫無生路。上次會以此車少數，小試之於台兒莊，已見效力。現在所待，只是駕駛的訓練，與步兵的合作，這些都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誠然，我們亦聽到多方面的批評與不滿；而關於人事機構方面，更常有未能盡如人意之歎。但是，即以歐戰前的德國，可為世界軍國主義之典範；用多年的準備，一貫的計劃，來發動歐洲大戰；而開戰後，德國的軍人，亦仍是慨歎着許多錯誤和缺點。可見任何計劃和實施，中間必有不相銜接之處，需要臨時的補救；即在期望太切的人看來，更是充滿了缺點。其實，我們如此，敵人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祇須記着：我們的敵人，不是超人的，萬能的。則現有種種缺點，雖有積極調整之必要，却不足成為一切悲觀論調的根據。

（二）技術動員問題

新式武器的威力，正如上面所說。但是因為兩國天時地利的不同，在實際應用上，亦不免發生困難。此種困難，就機械工程的觀點而論，或尚不難解除。（當然我們不能担保軍事上的性能，不因改造而減損；但這是需要他方面專家合作的。）不過，要解決這種問題，恐怕至少要幾個月或幾年的實地研究和試驗；就是說：這是人與時間的問題。因之可以推想到其他場合，一定也是不斷的發生許多小問題；並不是難解決的問題，却是需要大量的與多方面的技術人才，有長時期服務的準備，而與軍政發生密切聯絡，以備隨時的諮詢與工作。

我們已在各處發現一個可樂觀的現象，就是許多軍事技術機關裏辦事的人，是富有思想，富有經驗的專家，而並不如外人所想的昏庸與懶費。如我們不明瞭他們的工作環境，則對於他們的成績，難有正確的估

計。他們爲物與環境所限制，常須以非常手段，與各種困難掙扎。我們親見××汽車修理廠裏，鑄鐵的爐，需要強度的風力。在普通廠內，應當是用電力爲爐吧。然而在彼處，則將一汽車上之引擎，來供給風扇所需的動力。類此的急智，我們在他處亦常看到。中國人素以「利用廢物」著名於全世界。譬如將一個洋油箱，剖成兩隻筍斗之類。在這次抗戰中，各處發生了「材料！材料！」的呼聲，站在技術界最前線工作的人，真是竹頭木屑，推陳出新。同時一種適合我國特殊情形的工業，也正在逐漸形成：正如木炭汽車，天天在公路上，表現着出人意外之成績，使我們悟到「流線型」之過度奢侈。因之我們又想到：假如全國的資源物力，若能歸技術人員統制與支配，則抗戰的力量，將如何的躍進！

然而此次工業材料的短少，正反映着我國技術界實際人才普遍的缺乏。因爲我國富有天產，而在緊急的時機，却不能利用起造者，正是人才的關係。欲求多方面平均發展，造成堅強的國防基礎，決非政府所能包辦；而需要大量的人才，在各方面自動的參加建設工作。在長期抗戰的計劃中，此種實施即從今日始，猶不爲晚。

即就現有組織而論，亦顯是缺乏有效的助手，——有相當智識的助手。因之，用時之責任，集中在極少數人身上；而使工作效率降低。通常所謂不需要大學生者，以我看來，其實是不需要大學生的代價，而並非不需要大學生之智識。——我們很難相信：任何工作，竟絕對不需要這種限度的智識。——我國現在財力上、物力上的貧乏，雖然歸根亦是人力問題；然在最短期間，是無法挽回的。所以我們不得不就現有的資源，作充分的利用，及盡量減少耗費。而耗費之程度，又與工作人員的

智識成反比。所以集中人才，未嘗不是應付物力缺少的一個應急辦法。

(三) 戰時的交通

這次沿途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後方交通之困難。坐了幾次特快通車之後，使我不得不將一向對於火車速率的估計，加以修改：就是：開駛時，每小時約行十五至二十公里。至到達的遲早，却與此項速率無關，因爲每站停留時間，平均約爲小站二十分鐘以上，大站一小時至二小時以上不等！

我們誠然知道軍事時期的特殊情形，和單軌鐵道的限制。但是這還是難以解釋行車的遲緩。因爲常識告訴我們：在有限路線和車輛情形之下，運輸總量，必與車行速度成正比；即運輸愈多，車行愈慢。所以在某一鐵路上，開出列車，增加一倍，而行程時間，亦致延長一倍；（例如南昌到長沙，原須二十四小時，今須四十八小時。）則徒增車路的擁擠，旅客的困苦，而無補於運輸的效率。所以解決單軌鐵道的困難，必以車行迅速爲第一要義。而現在的事實，恰是相反。

我們亦不欲否認：在軍運絡繹之中，普通客車，是居次要的地位。但是事實上，這種遲滯的現象，並不是限於客車的。我們到處可見兵車停止在站上，甚至停了一日夜以上。那些是無篷的敵車，在驕陽暴雨之下，毫無掩蔽。這種旅行，在驕奢慣的公子哥兒們，恐怕不至終途，早已厭厭一息。即使體格堅強的兵士，習勞耐苦，而在此種狀況之下，其精神體力，亦將受重大的打擊。此種精神體力，應當是用在前線，來對付強敵的。我們既已要求這般健兒作一種最高的犧牲，將其生命貢獻於國家，則在此外，必當努力減輕一切不必要的磨難，使其得以專心做戰

他們偉大的工作。現在這樣待遇，實足使勞動者痛心汗顏！

當然，這次戰時交通，較之以前內戰時的混亂狀態，顯然已有進步，在當前局者維持客運的苦心，我們亦可窺見。鐵道運輸司令部的設立，以及最近船舶管理所的組織，和獎勵私有汽車運貨辦法等，更足見中央已因過去的教訓，感覺到通盤籌劃之必要。我們所希望的，就是各部工作，尚須增進效力。

講起公路，正患着和鐵路相反的病症。在幾條幹線上，通常每小時可遇到一二輛至四五輛汽車不等。（雖然客車常是非常擁擠。）顯然是因爲車輛缺乏，反使各機關都將汽車扣留，藏匿起來，閒着不用，以備急需。因之使原有的貧血症，更形嚴重，大致鐵路卜，因爲有中心的調度，嚴密的組織，優秀的人員，所以雖不能盡如人意，其成績已爲各種交通工具之冠。至於船舶和汽車，則忙閑不均，至於極度，運輸能力，尤較低落；正是抗戰中不應有的現象。

在統制之下，此種缺點，想當有所改進。然我們也希望當局能盡量保留一部分商業性的公路汽車。因爲這類汽車，使用率很高。而且政府在大處着墨，不免有所忽視，留此可爲小處的調劑，則平民受惠不少。我們希望以後不再聽到如退出杭州時的怨言：說「造了公路，使日本機械化的軍隊，進兵神速。而老百姓逃難，却依然祇有最古老的工具：就是民船和跑腿。」

以上多就現狀立論。最後還有一個較有永久性的問題，就是鐵道的單軌和雙軌。現在運輸，已達每小站必須交車的程度，此類已超過單軌的經濟限度。我們知道：浙贛路和粵漢路，其重要性係於戰後特然增進，所以於當初設計的人，自有其經濟上的理由，未便加以批評。但這次軍

事上的價值，已把平時的經濟觀念打倒了。且兩路的重要性，雖至戰後，仍將繼續存在。所以我的私見：至少從武昌到株州一段，爲「東南」西南兩鐵路系交匯之處，實有改行敷設雙軌之必要。有人說：「軍事的需要，是不受經濟的限制。」其實廣義說來，仍是經濟問題。（例如一個國家，在「破產」與「破國」兩個威脅之下，決定其軍備之期度。）不過，我們不得不認識一個不幸的事實，就是在現今國際情勢之下，戰爭幾成爲一種「半常態」的狀況。所以建設事業而祇以平時經濟利益爲前提，正如造屋而忘掉風雨，一樣的不合理！

案本文作者是浙大機械工程系教授。這次本校教授一行六人代表全校同人赴前線慰勞，並變經商洽，得在武漢長沙各地考察軍事上的實際設施。他們各就所學，有所觀察，惟承軍事當局囑託，對於路線及內容詳情，有關軍事機密，多不能發表。本文是就作者觀感所及，提出三個具體的問題，雖於見聞涉及甚少，却都是抗戰中亟應解決的問題。其他各位教授的文字，容後發表。

本刊第三十期 要目預告

- | | |
|-----------------|-----|
| 張高峯事件之國際背景 | 張其川 |
| 日蘇停戰以後 | 顧毅宜 |
| 中國高等師範制之回聲 | 陳訓慈 |
| 從泰和小學調查說到吾國鄉村教育 | |
| 應有之改革 | 梁慶樞 |

最近英國社會之援華運動

•••
伯美鐸

——英國通訊——

(上略)英國政治情形頗爲複雜，大概言之，保守黨在鄉間頗佔勢力，至各大工業都市，如倫敦格城等，則政治權多操諸左派諸黨之手(即工黨社會黨及共產黨)。以格城而論，市長史底瓦(Sir John Stuart)爲社會黨，市政廳議員亦以左翼較佔勢力。惟英國政府政策仍趨向保守，在遠東或西班牙殊難望其採取積極行動也。英國各界對中國此次抗日，均表同情，各報輿論對我國亦多加鼓勵，如本年初倫敦泰晤士報社論，謂此次中日戰局，宛如英法之百年戰爭，當年英國雖以軍隊銳利，使佔法國疆土之大部，但結果終以法國民族之覺悟，而不能立足云。該報所載通訊，於我國抗日精神，多表贊揚。

英國政府對中國表面雖並無積極援助，但民衆組織協助中國者頗爲不少，犧牲自我，效力正義，其精神至爲可佩。英國民衆援華組織：最重要者當推援助中國委員會，(China Campaign Committee)名譽會長與主席皆係社會知名之士，但實際主其事者，則爲 A.D. Clegg 君，三君均係共產黨。該會總會設倫敦，其活動亦以倫敦附近爲主，如我國台兒莊大捷後，該會曾在倫敦皇后廟舉行慶祝大會。此外該會亦印發畫報及小冊，宣傳中國情形，其畫報銷行頗廣；近該會又分發通知，請英國各工團商會抵制日貨。至英國民衆賑濟中國災民之組織，自以倫

敦市長之賑濟中國災民委員會(China Relief Fund)最爲重要，該會係由倫敦市長發起，現在英國各大城市設有分會(如格城分會會長即爲該城市長)，至今年三月止，已籌得捐款十二萬鎊。又英國國際聯盟協會(League of Nations Union)向代表思想較進步之民衆，近亦分發一種傳單，請會員及其親屬友人簽名參加私人抵制日貨運動(誓不購買日貨，該會在英會員頗衆，此舉常有相當影響也。

鐸在格城自去冬以來，除研讀外，對社會宣傳亦頗注意，蓋遠適海外，救亡莫能，宣傳講演，於國家或尙不無少補。經分頭活動之結果，自去年十二月來，前後大小講演不下二十餘次。講辭內容除闡述中國現狀外，並揭發日本軍閥之陰謀橫暴，及日本人民受其壓迫之情形。英國民衆近對遠東問題頗爲注意，故鐸所至講演，尙受歡迎。至講演地點大概可分三類：(一)左派讀書會(Left Book Club)，該會係英國共產黨所組織，在各大工業都會頗爲普遍，現有會員六萬人，會員並不限於共產黨黨員。格城各區，有該會分會十一處。因史諾(Edgar Snow)所著中國紅星(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被選爲該會每月讀物之一，故各區分會多請鐸前往演講中國情形，聽衆多寡不一，大概均在二十人左右，惟今年一月在(Langside)區左派讀書會演講，則聽衆在一百

最近英國社會之援華運動

五十人以上，講畢並放映中國戰事電影。格城該會會員頗眾，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在（St Andrews Hall）舉行大會，到會員二千餘人，鑄亦被延請為主席團之一。（二）教堂。此間若干教堂對救濟中國難民捐款尚能盡力，有時亦有講演。此外青年會亦應時而有中國講演，今年三月十三日，鑄被請往格城東南（Mother Well）城青年會講演，講辭載該城週報。（三）國際聯盟協會。格城國際聯盟協會近延攬大學生及其他青年男女，組織該會之青年組（Youth Group），鑄曾在該組各分會講演三次。

如上所述，格城左派諸黨、勢力頗大，西班牙在此有西班牙後援會（Aid Spain Committee），先後已舉行「旗日」（Flag day）三次，籌款賑助西班牙政府。旗日之作，始於歐戰時，日期例均在星期六，係特製小旗，在各市街向行人售賣，所得款項視賣前人員之多寡而定。以格城而論，普通大概可得一百鎊以上。中國在此因無適當活動，迄未能

舉行旗日，自鑄今春被選為格城中國學生會秘書後，經多方奔走，現已得市政府批准，於本年九月二十四日在格城舉行旗日，籌款賑濟中國難民。現已聘定格城若干著名人士，為旗日之贊助人，格城市長亦為其中之一，一面正努力向各團體請代徵求是日之贊助人，刻已得格城工會，（Trades Council）格城工黨，格城左派讀書會，及若干教堂之贊助，格城國際聯盟協會亦允予協助，屆時如贊助人員能徵得五百人，則所籌得款項當甚可觀也。（下略）

七月一日於格拉斯哥城（Glasgow）

編者案，任美鑄先生現在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研究地理學，此為任君在月初郵寄張曉峰先生其物之信，以其中所述，不僅足見中國留學界在英以求學之餘力，為抗戰之宣傳後援工作，且可知英國輿情對我抗日同情聲援之一斑，爰為節錄發表於此。

曲江行

李絜非

七月之杪，予會有事於粵者一周，歸既以所考察作公務之報告。同仁復有以舟車情形南方風物見詢者，乃草此簡端，以代問對。七月二十八日午後，溽暑炎風中，偕管車廂者逾六小時，始達贛縣。（舊稱贛州）自泰和至贛縣計程百六十九公里，中過遂川，其南越粵山脈者三數，谷道如棧，頗稱險峻。贛縣為江西南部重鎮，當章貢二水合流處，在昔粵海初開，多取道於此以內渡，今則運去代運，榮苑異趣矣。城甃於

兩水間，略成三角形，熱鬧街衢多環贛州公園，（覽園）以陽明路、和平路、壽星路為最，汽車站以遠旅館飯店，亦多聚集是間。粵風於此已約略可見，木屐漆衣，習為常服，瓜果餅餌，四時代謝，特產為米、紙、蔗糖、砂、薺粉、漆枕、皮箱之屬。名勝則八境臺，依北城以築臺，東坡先生所謂「夷望七閩，南望五嶺，覽羣山之參差，俯章貢之奔流，雲煙出沒，草木蕃麗一者是也，今已荒廢。夜話亭、廉泉，則為東坡先

生訪陽孝同夜話處，在女子師範校內。通天巖稱慶州首勝，位城西二十里。予皆未遑遊也。二十日晨七時，乘利通公司木炭汽車以三時抵大庾，爲程八十公里，中越武康。大庾當章水南源池江之旁，四圍環山，亭榭華表，依山皆是，風物楚楚，不遑嶺南，江左右各爲一城，亦尙可觀，昔嘗爲粵軍駐防之地，近則爲礮砂採集之區。再南則乘健行公司汽車至南雄，凡四十五公里，中越梅嶺，度當險峻，實乃坦蕩，蓋以奕世之經營，遂使此同條共貫之縱谷乃成康莊。憶昔明清兩朝，稱此爲欽差大道，元時馬可孛羅亦嘗循此以入兩京。至於嶺南早梅，相思紅豆，更稱藝林佳話。車行既越小梅嶺，則有補梅亭、鐘鼓岩，車中皆了了可見。自是始入粵境，再稍已青，柘葉如掌，佛衍出於吳越道上，緬懷昔居，不盡慨嘆。南雄枕北江支流潯水上，自此以下通行南（南雄）始（始興）船，惟水喘灘多，時患淺阻，使得時雨，則朝發南雄，暮到三水。自南雄至曲江（韶州）凡百公里，則有永行汽車公司行駛其間，凡前稱三公司，皆屬商辦，上下行車皆銜接，可一日達，取費較昂，每公里約法幣四分。南雄曲江間公路，依潯水以行，車塵帆影，相屬於道。去南雄可二十公里，則見北面岸帶，懸崖不絕，似浙永康之方岩，而奇偉過之，作華表：巖門，虎立蛇蟠諸狀，憑窗坐眺，行旅之苦渾忘矣。行三時半抵曲江，地爲唐詩人張九齡之故鄉，煙火萬家，夾水以居，遊舟漁艇，鱗次市橋，實南國之具區，北粵之重鎮。在昔既爲湘贛入粵之衝，今復爲粵漢路所穿過，舟車輻輳，行旅絡繹。惟自抗戰以來，敵機瘋狂肆虐各地，粵漢沿線尤爲敵機轟炸目的，幾於無日無有。曲江風度長街，巨肆鬧衢，今乃已爲瓦礫之場，經其地者，殆當益凜，然於暴敵之殘酷絕倫，憤然投袂，興滅此朝食之志也。予留韶凡三日，對此北伐起義之聖地，高山深

曲江行

水之佳城，尤不勝其景慕留戀之感云。

予夙慕粵人之精神，今既與粵人接，覺粵人之精神，實有提示以風全國之必要。大抵所謂「廣東精神」者，口熱烈與冒險，而愛國心尤稱發露，爲各省最。以粵人久與外人相接，感觸最切，又地瀕廣海，易資激發，地勢人文，皆足增其愛護祖國之情感。而漸減其方隅畛域之舊習。且炎風暴雨，客民雜糅，更可新其血質，益其智慧。比者粵漢路雖日遭炸燬，然車行迄未一日中止，而南澳以蕞爾孤島，堅守弗失，此皆「廣東精神」表現之一斑，國人所應聞風興起者也。

清人吳江紐秀，宦游嶺南，曾作廣東月令，其稱歷歷七月曰：「秧針重碧，龍眼熟，蝴蝶營繭，素馨結爲燈，蘿出浮。」八月曰：「颶風息影，茶徒蠅於樹，紙鷂翻風，黃柑分指，河純乘潮而上。」九月曰：「紅薯登，白攪落，嘉魚出於峽南，燭迎社，香門開。」雖間雜詭譎不實語，然其狀風土人情要多可採。粵上沃沃，花木繁夥，而榕爲最高大，蟠根屈曲，如古藤百柄之相束，郊墟鄉遠，粵人日依以立社爲。又粵既富庶，飲啖甚豪，居日常三餐兩飯。其士女好爲嬉戲，亦遠遜於他方，說者或謂粵人時失於淫放，則亦局部之觀察，縱有之亦地一氣候使然也。

本刊第十一次目錄

思想行爲與言論	馬浮
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抗戰精神	陳訓慈
美國最近經濟萎頓的原因及其展望	高昌運
論現代戰爭	李黎非

德國兵家克老山維茲兵法精義(五)

錢基博
顧毅宜

明學第二 原著卷二論戰之原理(續)

將大授，運用在心；然則兵法非學之所可能乎？曰：必勝之兵法，世之所無；言之愈詳，用之愈乖，以簡御繁斯爲得之明乎此，則兵法未嘗不可學，而學兵法之所不可不知者有二：一曰：兵法視將之大小尊卑而殊，大抵神將之所貴者，在殺敵致果之勇，而智謀之爲用少；其戰爭之範疇小，而對象大都能目見；故兵法之所言者，有定程而易爲知，至於大將之所事，因應無方，而時措之宜，則豈兵法之所能盡！又如兵器之應用及其威力，兵法之所能言者也；及其威力之已震，成效之已著，如何利用之以有成功，則涉於心理之範疇，可以意會，而非兵法之所能言傳者矣！要之戰術之兵法易，戰略之兵法難，蓋戰術可以追求；而戰略惟有意會也！二曰：兵法者，必有以見古今戰事之蹟，而觀其會通，以歸納之爲例；然不能視爲一成不易之信條，蓋律法不能以自行；而所謂兵法者，不貴於有法，貴於有法而不乖乎事實，僅能就歷代戰史，隨通而隨射之，或判其異同，或明其詳略，或貫通全局以爲說，或酌舉一事以明凡，斷於養成思慮之智能，而以增進當機之判斷而已！是故兵法者，所以助我思慮，發人神智之學；而非可挾之以入戰場而執一不變者也！夫如是，則兵法何嘗不可學！所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龜戰史以爲歸納，讀兵法以相參驗，斯無空談原理而不切情實之病；及其深造有得，

則似簡單而實宏深所操者約，所賅者廣！近代兵器日精，學兵者不可不察其性而習其用，固也；然兵法者，所以指揮將士而盡兵器之用者也；如以學兵器爲兵法，則茫不知所措矣！歷古名將，往往不待問學而發揮天才；儻亦以問學可求，而神明難通也乎！

基博按克氏之所以論學兵者，大抵以法爲用，而世爲法拘；以事爲驗，而不以道求，夫事機萬變，應在一心，蘇軾所謂「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此古之名將，所以「不待問學而發揮天才」也！揭喧兵法百篇上篇有「讀」與「造」之兩言，亦論兵法之所以爲學，蓋視克氏爲辭勝而義闕也！其論造曰：「勤性命以通兵元，探古史以核兵跡，窮象數以徹兵微，涉時務以達兵政，考器具以策兵物，靜則設無形事而作味，出則探素所懷以經天下」；克氏論「兵法習，必有以見古今戰事之蹟，而觀其會通以歸納之爲例；是即所謂「探古史以核兵跡」者也。至於「讀」之一言，則論讀兵法，核兵跡之不可以跡泥，世拘於法執，謂「論事古不如今，事多則法數，時移則理遷，故善讀千古兵言者，不宜知拘；妄言知謬；未備職缺；幻查案實；浮張必斥；成套務脫；忌而或行，戒而或出；審疏致密；由偏達全；反出見奇；化執爲圓，人泥法而我鑄法，人法法而我用法，善兵者神明其法，」長沙鄭敦謙亦若是齷文中有城守破攻考一篇，而卒之曰：「兵法云：『聖人體天，賢人大法地，智者師古，』夫惟習

者能師古！非智者，雖師古，亦泥古矣！智者胸中先有卓識，臨事神明變化存乎一心；不作聰明以棄舊法；不泥舊法而失事機，師其跡，象師其神跡者常，神者變也，師其得又師其失；得者法，失者變也，以此治兵，師古而世不知其爲師古，即不師古，而亦未嘗不與古合，是之謂能師，是之謂智將！」斯其論通神明，象得失之爲「能師」，足與揭項之指相發者也！至我國兵家言之「探古史以核兵跡」者，自唐杜佑撰通典，著有兵典，以爲：「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古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輒據據史事與孫武書之義相協，並類相類者，纂之，爲卷十有五，爲目百四十有奇，條舉件繁，大抵以孫武書明法，而以古事爲驗；其於唐以前兵事略備矣！至清代，河間紀昀等奉詔續通典，一仍其例而頗有損益；其事則自唐迄明，凡兵家之論說，名將之事蹟，皆採擇焉。明武進唐順之論用兵指要，亦有武編十卷，分前後二集，而後集則徵述古事，自料敵無十主駁壁權標凡九十七門；所錄前人舊說，自孫吳魏李荃蒞蒞諸兵家言，及唐宋以來名臣奏議，無不羅集，亦猶杜佑之志也，宋浦城何去非著有何博士備論一卷，永康陳亮著有酌古論一卷，皆論議古人之用兵，判別同異互明得失，其文雄快鋒厲，上下古今，殊足以發！至清初，寧都魏禧著有兵謀一卷，兵法一卷，則又蒐討春秋左氏傳載之用兵法，而縮其大例。（明陳禹謨有左氏兵略三十二卷曾益有左略一卷宋徽壁有左氏兵法測要皆以左傳言兵與魏氏同然不知魏氏之詞簡而法賅）吾邑顧震沂先生著春秋大事表，中有兵謀表，而序以申其指曰：「史稱爾壯繆好左氏，饋餽昭皆上口，而岳忠武尤好左氏春秋，嘗曰：『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敢採樵以致絞，皆誤定也。』」二公佐漢宋中興，而生平經略，靡不由於左傳。余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交兵，其行軍用師屢矣，大抵世愈降，則戰愈力，而謀亦益奇，綜其大要，爲類十有二：曰「息民訓平」，曰「知彼知己」，曰「設守要害」，曰「亟雖疲敵」，曰「恃重不戰」，曰「毀軍設覆」，曰「先聲奪人」，曰「先人致死」，曰「攻瑕必克」，曰「亂敵耳目」，曰「乘其不備」，曰「要其歸路」，曰「體而列之」，俾知備者胸中當具有武事，匪徒修文雅章句之業而已！」岷山顧炎武日知錄稱：「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旨矣！」迨咸同間，江南用兵，益陽胡林翼爲湖北巡撫，乃取通鑑之敘及兵事者，以時代爲次，輯讀史兵略四十六卷，以頒諸將；摛摘事實，殊鮮發明；蓋未足以見古今戰事之蹟而觀其會通云！

兵法者，藝術也；非科學也！藝術之所以異於科學者，以其重判斷而不重智識也；藝術家，發揮其評判而創，科學家，考索乎真理而得智識，兵法運用在心，不貴墨守；是天才之創造也；則兵法爲藝術矣！世之論者，因以兵法比手藝，然手藝，特一技之末耳；雖得心應手，技有巧拙；而規矩準繩，匪無定程焉，若兵法，則無可循之繩墨也！亦有比兵法於文藝者，文藝爲天才之創造，似有同於兵法；然文藝之達到筆隨由熟而巧，縱橫在我惟所願欲而莫之捍格，若用兵則不能無對，抗兵相加，有往必復情格而勢禁，匪可縱橫由我，如意之所欲出者也，故兵法者，既不屬於科學，而亦不得概以藝術目之；蓋藝術可匠心以爲巧，而兵法必因敵以制勝，此又不同也。

戰者，人類社會之鬥爭，而兵法則以指揮此人類社會之鬥爭者也；

與其以藝術之美妙爲比，毋寧以商業之競質爲喻，蓋以其爲彼我利害之相爭而各極其活力，與兵戰同；此所以有商戰之說也，至政治家以利害之不相容，而竭其心思才力以角逐於政壇，鈞心鬥角，亦與兵法異功而同巧，而政治家之心機，尤戰爭之母體也；觀其意念之所響，而戰端或以開焉，乃不察乎此，而斷斷於科學與藝術之辨，不亦偵乎！要之所謂兵法者，蓋生物鬥爭之法；抑爲生物中尤有生氣，有活力之人類鬥爭之法也，變動不居，豈拘拘於繩墨之物質律，所能規範其活動！而善言兵者，貴能察其活動之機與情，以著爲活用之理論；抑亦僅爲活用之理論者也；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豈遂爲一成不變之法乎！蓋天下之幻變至曠者，莫如兵法也！

某博按魏禧叔子文集中有答曾君有書云：「承教以兵學統治學統，欲使禧獻其愚見，兵爲治學之一，於天下事最爲難能，不可以輕談，殺中『兵者人情而已』，又謂『法者皆情變之極致』，二者者，可謂廣大精微矣！兵法萬變不可窮詰；二語則已。得其要領，天下之法，貴於一定，然天下實無一定之法，古之立法者因天下之不定，而生其一定，後之用法者，因古人之一定，而生其不定，蓋非獨兵爲然！」此克氏所以論『兵法爲活用之理論』也，夫『法者，情變之極致』；知此者乃可與言兵！

兵法爲活用之理論：然理論實施諸行事以指揮士兵，尤必有賴於平日之訓練，而習陣法尙焉。陣法者，士兵之所以作戰也。雖曰戰無定勢，然紛紛紜紜門亂而不可亂；無定之勢，不能不御以有定之法。而有定之法，乃就紛紛萬變無定之勢，依歷來戰場之經驗，而紉釋其動作之數見不鮮，差成慣例者，以制爲軍隊分合進退之法，而齊其心志，一其動作，此

之謂陣法。匪服習之既久，何能自然合度，而不以爲苦耶！惟不能以之爲作戰不變之定型；所貴隨時損益，因地制宜，以之爲作戰之基礎，而不以爲墨守之定型；是乃善用陣法者也！夫戰場紛紜，士兵衆多，動作不一，指揮未易；與其師心自用，漫無把握；何如成法可循，善用經驗。陣法者積戰場之經驗而得者也。士兵服習之久，既穩且練，進退有度，指揮惟命。而軍官之位愈卑，則有判斷能力者愈少；未能隨機應變，祇有成法可守；儻匪平日熟練於陣法則其臨敵何能無倉皇失措之虞耶！陣法之於大將，亦非無用，方其督戰，匪利賴部隊之陣勢，則不能並敵一向；何者？匪習陣法，不足以善吾指揮也！惟習陣法，必先致力於操法與規程；是皆使士兵習於戰陣之動作與生活者也。至於將帥臨陣指揮之所不可不知者。有原則焉，有適例焉。大抵原則之應用無制限而適例，則雖不限於一時一地而有適用有不適用。譬如在敵軍密集之步兵之前，勿用騎兵；又如槍炮之發射，必在有效之距離內；兵力宜節省以作決戰之用；凡若此者之謂原則。原則者，謂普遍可用之法則也。而適例則異是；知敵誘勿深入，敵奔須猛擊，兩者相反，而用有取舍，或適或不適也。雖然，將帥之於陣法，可用之作戰，而不能恃以決最後之勝利。蓋大戰勝負之局，非戰場之一彼一此所能決；而適有賴於其他重大情勢之變化。故善爲陣者，可以制一時之勝；而或於大局之得失無與焉，此不過戰術之勝利爾，而大戰勝負之局所由判，則戰略之得失爲之；匪善爲陣者所克有濟也！而戰略，則必以理論之活用爲之基。此之不可不察也。

某博按陣法之用在節制；而兵法之奇在變化；然非節制不能以用變化；而變化無節制，徒以亂人意而滋擾擾爾！此克氏論兵之所以不

陣法也！惟陣法可以作戰，而不可墨守。唐李筌《太白陰經》十卷，其第九卷爲陣圖，而序則明戰陣之應敵變化而不可圖，頗與克氏「不可墨守」之論相發；其序以爲：「風后演握奇之圖，以正合，以奇勝，以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聚散之勢，節制之度，復置虛實二壘；力牧以創營圖。其後秦由余諸葛亮並有陣圖以教人戰。夫營壘敵戰有圖，使士卒知進止，識金鼓。其應敵戰陣，不可預形；故其戰勝不復，應形無窮。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其戰陣無圖，明矣！」因敘列風后握奇以下諸陣圖。宋許洞《茅鹿於經》二十卷，大抵彙輯舊文，惟第九卷飛鵝之長虹，重覆，八卦四陣，爲洞自擬之新法；以爲：「兵陣，戰場立功之所自，不能規度以因法，何以取功決勝而定天下乎！李筌彙集諸家陣圖，但有形勢而已；其部位行列，精微尺寸，則莫能釋然，其名既多，其要則寡。因辨古陣之法，創造新意，別爲四陣之施，可御回變。是故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輕，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柝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便。即變今之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正陣也；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三萬以爲常准；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之爾。若敵爲轅陣，我以飛鵝陣應之。敵爲直陣，我以重覆陣當之。敵爲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用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謂應敵者也。欲士伍應變之精熟，在日月數習之；不能教陣者，是舉其師伍與敵也，雖萬變之機，不能精於陣戰之事，與愚者同也。」此其論習陣戰以濟萬變之機，正與克氏異代而同揆！然古人亦有謂習陣法無裨於作戰者。宋王德用

帥真定。仁宗遣使問邊事？對曰：「常時賜諸陣圖，人皆守死法，緩急不相應以至於敗；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之應變出奇，自立殊效。」其後當守宗澤授岳飛以陣法。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金章宗嘗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其圖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具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右丞相清臣曰：「兵書一定之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故無往不克。」帝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且學古兵法，如學奕棋；未能自得於心，欲用舊陣勢以接敵，疏矣！敵所應與舊勢異，則必不可支！」然此非陣法之過，而墨守之過。克氏之論，所爲貴隨時損益，因地制宜者也！明戚繼光《紀效新書》十八卷，練兵實紀九卷，雜集六卷，專明束伍練陣之法，以爲：「束伍之令，號令之宜，鼓舞之機，賞罰之信，不惟無南北水陸，更無古今；其節制，分數形名，萬世一道，南北可通也。若夫陣勢之制，隨敵轉化或曰：『君用兵酷嗜節制；節制工夫，從何下手？』曰：『束伍爲始；教戰令次之；器械次之；器械重焉，不能傳也！富於經驗中探其精華，師以意而不泥，實事中造其知識術於已而通變；推而進之於真武，直取上乘，則率性之謂道，格物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孔子我戰則克是已！』所著紀效新書十八卷，以一卷爲一篇；曰束伍，曰操令，曰陣令，曰諭兵，曰法禁，曰比較，曰行營，曰操練，曰出征，曰長兵，曰牌策，曰短兵，曰射法，曰拳經，曰諸器，曰旂旗，曰守哨，曰水兵，各系以圖而爲之說，皆閱歷有驗之言。而練兵實紀，則在薊門練兵之作；一練伍法，二練胆氣，三練耳

目，四練手足，五練營陣，六練將，以爲「敵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曰「實紀」者，微實用也。至清代，上高李祖陶所著選堂文略，中有讀戚武毅紀效新書練兵實絕有述之作，稱：「採六經之腴，拔百家之萃，精微廣大，兼而有之；而總歸到節制上去。節制者何？如竹之有節，節節制之，雖笻抽丈餘而不傾欹，又如木之有幹，幹上報節，節上生枝，枝上生葉，節節固之，雖千花萬蕊而不紊亂。無節制，則雖李廣才氣無雙而戰輒敗北。有節制，則以孔明將略非所長，而司馬仲達亦不敢與戰。夫節制工夫，始於士伍，以至險哨，險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營陣，營陣而至大將，一節相制一節，節節分明，寧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雜；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雜；人人明習，人人恪守，寧使此身可棄，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捍，此節不可不重；視死爲易，視令爲尊；如此必收萬人一心之效，必爲堂堂無敵之師！而萬人所以爲一心者，只是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萬，兵退走則斬將；將敗死則斬兵；一節一節，互相瞻顧，有欲走而不能走，欲走而不敢走者。孫子之書，形而上者也。戚氏之書，形而下者也。然形而上者之道，卽寓於形而下者之器之中；儒兵無節制，則雖有權謀，無所可用；用亦不能成矣！」陸世儀思辨錄治平類中，則論戚繼光之驚濤陣及撒尾陣，以爲：「驚濤陣至今稱絕，然其妙處，全在隊法。撒尾陣亦全是隊法妙，陣散而隊不散，故能聚散如意。今人動稱撒尾陣之妙；而不知其妙處全在隊法；隊法一散，則竟散矣，力能復聚！行陣之妙，全在隊法。」戚繼光謂節制始於東仇；而世儀稱行陣妙在隊法；欲習陣，先操隊；此克氏論習陣法，所以必致力

於操法及規程也。世儀精研陣法，詳究古今諸陣，而明其意在用衆，以爲：「自學士大夫不知兵，而文與武歧爲二。自武夫戰將不知陣，而戰與陣又歧爲二。三代而下，善戰者無慮數百，而求其堂堂正正，陣而後戰，合於王者之師，無一人焉！惟漢孔明以王佐之才，推演八陣，匡軍定國，其書不傳，而演而述之者益爲詭異，至使讀者不可究詰！惟李衛公書中載八陣數語，語頗切實；其言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曰：『散不成八，復而爲一。』曰：『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是數言者，未知所引出於何書？然要而不繁，簡而意盡，從來論八陣者無踰於此；疑卽古八陣書之逸句。嘗試論之。陣何從起乎？起於用衆也。衆則易亂，亂則易潰；是故金鼓以教耳，旌旗以徵目，而陣法生焉。八陣從何起乎？起於用衆而巳也。衆而巳，則亘山谷，包險阻，前不知後，右不知左，指揮約束之有旌旗金鼓之力所不及者；是故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中外奇正，四頭八尾，而八陣之法生焉。故八陣者，所以用大衆也；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如是而已；非有怪異奇巧，坐待必勝之術，如世俗陰陽又神之說也。握奇之說，起於風后握機經，其言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世遂謂黃帝陣爲握奇；然不知何者爲握奇？又李衛公問答藏唐太宗與李靖論八陣曰：『陣數有九；中心尊者，鬼將握之。』世遂謂孔明八陣亦有握奇；然亦不知何者爲握奇？曰：奇者奇也。凡物數偶，則體相敵而不相下。奇則無對，無對則尊，尊則能統衆。卽如五人爲伍，四人俱是偶數，各不相下；其伍長則是奇，奇則能統四人，故伍長亦卽可謂之握奇。其餘千百夫長皆

然。凡操奇以奇偶之奇論；則一伍即以伍長爲奇；一隊即以隊長爲奇；一營即以部將及中部爲奇；一營即以營將及中營爲奇；八陣即以大將及中軍爲奇。八陣者，中軍井字，四正四奇，開方爲九軍，成井田形。何以知其然？曰：只以古人置陣法觀之，則自見矣。凡爲三陣者，形必如品；爲五陣者，形必如五花；爲七陣者，形必如六出；則爲八陣者，必四正四隅，開方九軍，爲井田形；是故井田爲兵法之祖，而中軍則大將之所握奇焉。據機經所謂「餘奇爲握機」；李衛公問答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是也。然八陣井田，理一分殊。井田之意，務在均平；使公家之田，稍存於八家一丈，則不均不平而怨聲作矣！故百畝公田之中，尙須以二十畝爲廩舍，以正什一之數，而後田制始定。八陣主於用兵；須有居重馭輕之勢；若中一隊與外八陣等，則尾大不掉矣，故雖同爲井形，而中軍則必倍四正，四正則必倍四奇，而後可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此八陣與井田，所以形同而實不同也！中軍雖各爲一隊；而營則分而五之，一居中，四居四維，亦成一小井字。李衛公問答所謂「其營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地，四爲開地，」是說中五軍也。兵法數起於五；故周禮制軍皆用五數。孫子曰：「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在天則有五行，在地則有五方，在人則有元首四肢，在勢則有方圓曲直。制軍者因而則之，爲前後左右中，上以應天，下以應地，中以應人；以戰，則配首翼鉞應之數；以守，則備方圓內外之體；於法簡而盡，於形實而全，於數順而自然。且中以一當四，則立營制陣，其體適均，無偏輕偏重之弊，故制軍之陣雖有不齊，而求其至當不

易，可守以爲法則者，則莫如五；而實言之，不過前後左右中而已。前後左右中，即八陣起數於五之法，軍中一定不可易之理。晉孫武教宮嬪曰：「汝知爾左右手心背乎？」左右手心背，即前後左右也。禮記：「軍行，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左傳：「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是前後左右，久爲古人用兵良法；今人斷不能外中四軍分前後左右正也；即更加於外四軍，不過前後左右；但別之以四正而已；更加以隅四軍，亦不過前後左右；但別之以四奇而已；龍虎爲蛇，前後左右之別名也；天地風雲，四隅之別名也。大將居中而運，則營部易辦而指揮不繁。士卒環拱而列，則位置久定而分數不雜。此古人所以治衆如治寡，而御衆如御寡，御千萬人不爲勞也歟！八陣各爲一小陣，而合之爲一大陣；所謂「大陣包小陣」也。大凡結陣，大陣首尾懸遠。恐爲敵所衝，故陣中又結小陣，使人自爲戰若小陣，則須人人當敵；攢則勢迫，自爲堅弱。是故大陣忌散懈，欲其謹嚴。小陣忌迫蹙，欲其寬展。如何能寬展？曰：此所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陣間之爲容，主於出入；主於備衛；少隘則車騎壅塞，少遠，則聲勢不接；故陣間之相去必以容陣爲主；則不隘不遠而壁壘堅。隊間之容隊，主於拊擊，主於更疊；（古人隊間容隊凡前隊戰耐後隊更換或迴軍轉陣以後爲先皆是隊間出入於隊間疊進疊退）大疏，則擊刺不及；太密則進退不利；故隊間之相去，必以容隊爲主，則不疏不密而行伍整。所謂「四顧八尾，觸處爲首，敵攻其中，兩頭俱救」者；軍陣之法，不過奇正；故孫子曰：「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首尾之說，奇正而已矣；當敵者爲正，卽爲首；旁擊者爲奇，卽爲尾。故陣

有四頭八尾；蓋四正爲首，則四奇爲尾；四奇爲首，則四正爲尾；首尾相生，如環無端。孫子所謂「常山之蛇，首動尾應」卽此是也。問「四頭八尾，處處可用？」曰：此大概謂「首二翼，以三敵一」之法也，蓋置陣既大，必不能圍；若選鋒擊其一營，則三營齊應，此是常理，八陣，騎軍列居陣後，爲卻月形，兩端外向，列居陣後者，畏居陣中，則迫難而擊，且倉卒難出也；兩端如卻月外向者，摩壘之勢，（摩壘者從軍壘旁行）出則張兩翼，歸則如游康莊，不至衝壘觸車，動搖陣脚也，孔明著八陣圖；然卻一生未用；以八陣之奇，爲用衆之極則，蓋兵衆則煩，而愈衆則愈煩，兵煩則亂，而愈煩則愈亂，故難古之善用兵，如先主存堅者，亦往往以兵多致敗；其矣，用大之難也！然用大衆，非分營分陣之爲難；而合營合陣之爲難合營合陣，又非旁山臨水，依據險阻之爲難；而四面無險，平地置陣之爲難！孔明當漢賊不兩立之時，植曹不全盛之勢，一曰出險進戰，由復關陝，必將以數十萬萊格門中原，與曹不旗鼓相當；非八陣何由用衆；故孔明斟酌古法，竭盡心思，制爲八陣；夫亦爲數十萬之衆，合門中原，平地置陣設也，孔明六出祁山，雖皆由坦道；然亦非平原千里之地，亦未嘗用大衆，旗鼓相當，杜牧之言孔明出斜谷，以兵少，止用六數；六數者，卽六花也，此可爲未用八陣之一證，問何以知八陣爲平地置陣之法？曰：凡兵家置陣，皆據險阻，只一兩面向敵，力省而功倍，猶秦地四塞，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也。地愈險，則力愈省而功愈倍；猶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也，不得已平地置陣，四面八方，俱當照顧，故爲獨難。八陣圖，面面若一，四頭八尾，互相呼應，故知爲平地之陣，魏司雍云：「仿諸葛八陣

之法，爲平地置陣之方，」此一證也，而其思辨鋒治平類則謂：「成少保爲書陣，皆是古法，必爲方陣，八陣之正形也，遇敵者爲正兵，八陣之四頭八尾，觸處相生也，兩儀五形，大三才，小三才，大陣包小陣也，中軍不動，握奇也，陣必爲伏，八陣之游兵也。必爲間隊，疊追疊出，古之魚麗，吳璘之疊陣也，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常山蛇勢也，然南塘陣法，不過萬人之陣而已；萬人以外，未之詳也！故繼光亦嘗言：『吾才止堪十萬，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予謂十萬亦何易言；非精於分數，未易幾也；必如八陣法，方謂之能容衆，成繼光陣法，其初亦只是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後來見得五人力弱，不足以敵倭，故特倡爲爲書隊；雖曰五人爲伍，二伍爲隊；其實是十人爲伍也，凡陣，或以三起數，或以伍起數，大要視兵數多寡，不拘成格；至於隊法必不可變，假如成將軍若以三起數，則三隊爲旗，旗三十人；三旗爲哨，哨九十八；三哨爲總，總二百七十人；三總爲營，營八百一十人；合家丁雜役之類，約成一千人之陣；若以五起數，則五隊爲旗，旗五十人；五旗爲哨，哨二百五十人；五哨爲總，總一千二百五十人；五總爲營，營六千二百五十人；合家丁哨探游兵之類，約成一萬人之陣。或三或五，其數不拘，要之隊法則總是一營書隊，成繼光隊法，定於十人。周禮隊法定於百人。周禮：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夫周之兵法，既以五起數矣；而至於卒，則獨以四爲數，何哉？蓋周之時，皆用車戰；每車定用百人，四兩正合此數，二爲正，二爲奇，增減一人不得矣；故名之曰卒，卒者止也，言兵法止於此也，所以周之兵陣，亦有一軍三軍者，要之百人爲卒之法，卽

是一定不易，威繼光險法止於十人，步戰法也，屬險法定於百人，車戰法也，『千言萬語，兩言蔽之』，曰制陣以用衆，但用衆起於險，此克氏論制陣法，所以必致力於操法及規程；而威繼光謂東伍爲節制之始也，至雍正時，臨川李紱巡撫廣西，著有桂林陣法，教將士以習進退變化，爲陣凡九：一曰二龍戲珠陣，二曰五行六花陣，三曰六疊進步陣，四曰六疊回槍陣，五曰三才陣，六曰風雷捲地陣，七曰九宮八卦陣，八曰天圓地方陣，而以九宮八卦爲諸陣之主；一氣相生，可勝可敗；二龍戲珠陣，六疊進步陣，三才陣，風雷捲地陣以決勝，五行六花陣，天圓地方陣以爲不可勝，而六疊回槍陣以救敗，又以廣西多山，而爲道羊腸未可用大陣；昉宋將吳玠疊陣，制爲山路連環三疊陣；昉岳飛麻札刀，張威撤星，制爲懸牌指星陣，以爲：『陣非徒爲飾觀而已；必有陣而後行間容行，隙間容隙，進不患其擁擠，退不憂其蹂躪，止以陣爲營，行以陣爲隊，進以陣爲攻；退以陣爲守，』（見序說）而『演陣先演領旗，演陣先演行列，』（見演陣餘論）則所以習操法與規程，而爲習陣法之始事焉；亦與克氏之論同。

大凡活用之理論，無徵不信；必考驗諸事實而後理論爲有據。若僅以理論爲信條，則施之於用而或乖；無事實亦無理論可解釋也。惟考驗能以抽象之理論，按諸事實而有驗，其用愈顯，其理益明。所以言理論者，不可不知考驗。

考驗者，解釋史料之法也；其次第可得而言：一曰辨事實，祛其傳疑，存其可信。二曰探因果。事實既明，乃推因果。因果不昧，而推理論。三曰評得失，既知其事之前因後果矣；當考驗此之所謂後果者，將舍其前因而必不可能乎？抑其所程之效，固爲主者之所預計；儻亦偶然成功以出於僥倖乎？新將略之功罪可明，而理論之得失有驗矣！然而探因果，誠有難言者！一曰原因之難知也。事之因果，本不易求；而兵爲

尤甚！方事之殷，紛紜變，所有措施之得失及其用意，往往未易測識；而識其用意者尤難！何者？兵，詭道也；大抵主者之所措施，多不顯明其用意所在，予人以可測；而亦有其用意見於偶發之事實，不過一時之觸機，而爲史家所忽漏者；惟多途蒐考，或能補記載所未備耳！但容缺有間，可以完全明瞭者不多！吾人研兵事以論理論，如記載有缺，慎無臆斷；莫如疑以傳疑而仍其殘缺。備明知記事之疏漏，而強探力索，穿鑿附會，以爲真因在是矣。不知簿物細故，何關得失，而成敗興廢之大因；執此以推理論，寧有當哉！此探因果之難一也。二曰原因之複雜也。一戰之成功，往往由多數之原因，錯綜成之；而其中之大小輕重，誠非可以概論！吾人推考其因果關係，而於求若干原因之後，儘不分別估計其原因之何輕何重；或者以偏概全，誤重爲輕；因果之真，既不免淆；得失之評，亦何能確乎！此探因果之難，二也。明乎此二者而知所注意，必能於推考因果之中，而獲理論之實證焉。然歷古相傳切於情實之理論，亦必資以爲考驗之具；舍此則茫不知所以措手矣！然則理論必以事實爲根據；而事實必以考驗而信；斯不易之道也！

夫理論根於事實，事實施無虞扞格，然執一無權，亦殊非宜；何者？理論非即事實，不過助我判斷之工具耳；事勢何能無變，理論尤貴活用。例如馬隊必置諸步兵之後，而不能同一陣線；此正確之理論也。儻有違者，亦或有其特殊之原因；苟非經縝密之考核，何可率加以非難乎！又如會攻之法，以我四面進兵，敵人往往驚擾，不知所以爲守，而成功極大。特以各路兵到，先後參差，往往未能刻期，勝負遂難斷。故會攻者，成功之大，可以預期，而未可必得。何可執一不化以自陷於困難耶！

兵法乃屬於經驗之學科；惟經驗，可以確定理論。而兵器之利用，尤必有事於經驗，而非可望空懸談；人人所知也！特是一器一械之實效，往往受其他因素之影響者亦極多；而非憑各個之試驗，所推可測。例

如一灼彈之火力，在某距離，而有若干之破壞作用；此極易實驗者！然
 炮彈之作用，不惟在破壞物質；而其足以折軍威而墮敵志者，尤不可不
 知！往者火藥發明之初，其威力遠不如今日；然其及於心理之振奮而皇
 擾，則視今日倍蓰過之！拿破崙之軍械，非必勝於人人也，特以其軍隊
 能受震驚而不亂，故百戰而百勝；而敵軍則反是，往往一震即潰。同一
 利用火藥也，而勝負相反；則軍心之鎮定，不鎮定為之也；豈必一震之
 為威乎！故兵法須重經驗，無可疑也！

兵法既基於經驗；而舊史例以得古人之經驗，學兵之捷訣也。史例
 之大用有二：其一說明一事一理之意義，不用史例，無以闡發。其二用
 史例以創造新理論，此為尤要，然流弊亦大。而欲推行盡利，所不可不

詩錄

羈秦和四閱月以寇迫將踰嶺

避地述懷呈諸講友兼以為

別

馬浮 一浮

乘雷既電乍相侵。度嶺隨流每獨吟。官燕焚巢軍國計。殘魚分膽亂離心。
 初志翻變猶觀化。並遣成虧不鼓琴。比樂師琴齊一貫。行歌長望入林深。

登快閣

前人

峭岸奔流到此平。四郊如掌一江清。言前文字元無相。頃後虛空始寢兵。
 賁觀猶存天地大。高歌何意鬼神驚。鴉飛不度狼煙遠。獨自登樓望月明。

村居

前人

未寫羣書付禮堂。向容環堵住庚桑。晴天過鳥無留影。高樹聞蟬得坐忘。
 閱世每同螢火聚。安心長在水雲鄉。萬方何日銷兵革。各使蒼生足稻粱。

注意者三事：一曰史例不可濫用。理論家欲證其理之可恃者，援引故事
 ，不嫌多多益善，持之有故，言之成論；然細按之，則彼此矛盾，而不
 中情實者往往有焉！二曰應用之史例，不可不經縝密之分析。吾人證一
 理，闡一義，例不必多；而所引之例，則必體驗考量，出以詳慎，而證
 明因果相互之不得不然；夫如是，則一例已足；庸必以多為貴乎！三曰
 宜用最最近之例。蓋古代之事，往往皆缺有間；而時代愈近，則記載愈完
 備；此非言古代之例，一無可取也；如戰略學舉數大端，古例何嘗不精
 要。惟戰術及戰略之詳細布置，則以近例為尤宜。何者？以其近已而時
 變相類，匪惟記載之完備而已。要之惟能用史例者，而後談兵不患其空
 空，理論毋涉於評妄；余故不憚證證言之如此。（明學第二完）

初至信陽苦雨遣懷 繆鉞 彥威

山城初遠客。南狄正相侵。已作王居歎。一晉王尼無居宅。惟畜露車，
 暮宿車上，營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一寧為莊舄吟。桂香經兩
 歇。蕉綠遇風沈。響鑿鳴牀下。天涯共此心。

四君詠

前人

丁丑之歲，胡騎馮陵、神州塗炭、舟渡去繁、棟折無時、
 余遠難豫中、憂時念亂、援翰述古、借以自傷、為四君詠、
 仲宣貴公子。窮身值崩裂。思治傷下泉。懷才惜井渫。信美非吾鄉。登
 樓感驕屑。末路屬成明。詩賦逞才傑。王粲

擊虞生民秀。少思何通敏。作賦人莫及。論禮世所準。鄒杜已流離。洛
 京復艱窘。空自垂遺書。無能救身隕。擊虞

子山文漢才。本非將帥器。禦寇竟先奔。哭秦亦無濟。星槎不可期。天
 心有時醉。蕭瑟哀江南。千載為流涕。庾信

杜公懲腸人。期君堯舜上。喪亂哀生民。昇平責諸將。拾粟向空山。避
 盜託孤訪。垂老望中興。焉敢怨飄蕩。杜甫